

# 天冷了,想吃罗宋汤

文 / 管弢

## 老里八早

天冷了,想吃“罗宋汤”个心就蠢蠢欲动了。

据说罗宋汤起源于俄国,英语中俄国是 Russia,上海人音译为“罗宋”。既然种汤是“罗宋人”经常吃个汤,上海人就叫伊“罗宋汤”了。

正宗个罗宋汤需要用当地出产个红菜头增色调味,外加牛肉粒和胡萝卜。但是到了上海,红菜头变成了稀罕物,而且口味偏重,其他地方个人不大欢喜种味道。有聪明个上海厨师就试用番茄酱代替,又有人嫌口味偏酸,最后改成一半番茄酱一半鲜番茄,一道放到油锅里煸到出红油,加水烧开后再加土豆条、卷心菜,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个上海改良版“罗宋汤”,口味酸中带甜、甜中飘香,肥而不腻、鲜滑爽口,相当受吃客欢迎。讲究个上海人家还会炒一口油面,精制油烧到八分热,关火炒面粉,翻炒成糊以后加进汤里。罗宋汤出来个汤特别浓稠,跟正宗西餐厅里也就相差差不多了。

勿过,留拨我深刻印象个罗宋汤既没介考究,而是伊个“精简版”。当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菜场里基

本看勿到牛肉,就是偶尔有少量供应,价钿也相当高,一般人舍不得买。葛末想吃罗宋汤哪能办呢?就有聪明个上海人用红肠代替牛肉,等整锅汤开始沸腾,放入红肠块一道烧,创造出“红肠版”罗宋汤。或许因为红肠颜色更加接近番茄色,红肠版罗宋汤个颜色比“原版”更加明亮,散发出个香味也别有风味。可以讲,红肠是阿拉上海罗宋汤个灵魂。

有趣个是,当年只要看看罗宋汤中红肠个粗细和多少,大致就能推算人家个经济条件,毕竟红肠含有肉个成分,属于荤菜。条件稍差个人家,姆妈个刀工肯定特别好,不仅红肠切得细,而且一锅汤里只有数得清个几根“红肠丝”,骗骗“野人头”。家庭条件好一点个,切红肠个辰光就爽气交关,不是切片就是切块,有辰光碰着“连刀块”个红肠,筷子夹到一片能拎起来一串。我小辰光最喜欢捞这种连刀块红肠。

自家屋里烧个罗宋汤虽然味道不错,但总归勿上正宗,假使要吃正宗罗宋汤,还是要去西餐厅。当年上海比较有名个吃罗宋汤个西餐厅是“德大”,伊拉个汤呈现猩红色,盘子个边缘挂着红

色个茄汁油,浓汤中依稀可见切碎个卷心菜和小块牛肉。上海人吃西餐,有自己独特个一套,吃个不仅是情调,更是老派生活个余韵。吃西餐需要讲究仪式感,尤其是罗宋汤。罗宋汤作为开胃菜,先上桌,老克勒们拿起调羹,由内向外舀。舀个时候不能碰盘子,喝个时候不能发声音,大家伙低头猛喝,感觉既仔细又严肃,不过以阿拉小囡眼光看还是蛮滑稽。吃到最后一点盘底汤,我也勿愿意浪费,要么用左手端盘子侧过来喝,要么用面包蘸蘸,总归要吃得清清爽爽。直到罗宋汤撤下去,主菜上桌,大家才交头接耳,开始边吃边聊。罗宋汤,包含了老派西餐个个体和温暖。

不少上海人记忆中会有罗宋汤个印象,每隔一段时间,屋里总会有人喊:“想吃罗宋汤啦!”罗宋汤已经从正规个西餐馆“走”出来,走进企事业单位个食堂,以及普通家庭,甚至辣交关中菜馆里也有供应。可以讲,当年罗宋汤辣上海饮食行业个江湖地位就是现在个小龙虾也望尘莫及。一百个家庭煮妇就有一百种不同版本个罗宋汤,交关老上海伙有一份罗宋汤情节。

脸,爸爸决定代替儿子写作业。啥人晓得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发现作业错得离谱,决定寻家长谈谈。爸爸问:“我儿子又犯啥错啦?”儿子辩解:“作业勿是我做,犯错搭我勿搭界。”老师怒火中烧,拿爸爸揪辣台子浪,用教鞭抽屁股,爸爸眼泪水答答滴,保证再也勿帮儿子代笔了。

迭个故事辣阿拉屋里也发生过。当时儿子读小学三年级,参加数学兴趣班,题目邪气难,儿子不会做。我虽然既没研究过伊拉个教材,但是数学基础勿薄,想了一想,就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出了答案。为了勿露马脚,我排出算式,叫儿子抄一遍交上去,自以为天衣无缝。既没想到,老师一看就发现问题,打电话教育我,我只好服服帖帖听训。是呀,三年级小朋友哪能会解方程呢?真是天方夜谭!

埃·奥·卜劳恩生活辣上世纪初,居然凭借天才个想象力,画出了七十年后发生了中国个故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辣朋友圈里建议其他朋友不妨读一眼小人书,罗也是一种帮阿拉寻回童年找回快乐个勿错选择。

# 老人爱看“小人书”

文 / 陶文进

接下来,儿子搭仔姆妈一道坐辣饭桌旁边,儿子闻香味已经熬勿牢了,爸爸哪能还勿来吃饭呢?姆妈叫儿子去看一看。儿子推开门,看到爸爸辣地浪,两只手托牢下巴,看看看得出神,样子和儿子刚刚一式一样。儿子喊:“阿爸,让人家等依,真是老没有礼貌!”

几乎一样个故事辣我屋里向也发生过。当年儿子辣读高中,大年夜吃年夜饭个辰光。菜辣台子浪摆好了,满满一桌,酒杯里也倒好了葡萄酒,但是儿子躲辣书房里就是不出来。等到后来,热菜伙变成了“冷盆”。我邪气生气,冲进书房,发现儿子正辣 iPad 浪向白相游戏。精彩个游戏画面和紧张个游戏气氛一下子就吸引过去,我忘记教训儿子,相反还向伊讨教白相游戏个技巧。后来,儿子辣辣妻子个催促下离开了,我反而白相得欲罢勿能。最后辣妻子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三回头走向餐桌。妻子喝道:“爷儿子两个人哪能一个腔调?”我只好边陪笑边回答:“勿奇怪,基因一样。”

“勿靠谱的代笔”也是个有趣故事:儿子辣做数学题,愁眉苦

此外,另有两样上海小吃的名称,也可以从侧面反映这种情况:米饭切块油炸的,叫“糍饭糕”;糯米蒸熟夹油条捏团的,叫“糍饭团”。读音略有变化,原材料却都是未曾研磨的米。

# 镬焦锅巴即饭糍

文 / 叶世祚

避开这个糍,叫它“镬焦”。《上海方言词典》和《汉语方言概要》中都写作“饭糍”。其实,用“糍”字是合适的。糍在古汉语中写作“糍”;《集韵》:“才资切,音茨”。中国人讲究饮食,在古代同样用稻米为原料,饼和糕是不同的。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曾经纠正《释名》的混淆说:“释名蒸燥屑饼之曰糍,非也。粉米蒸屑皆饵也,非糍也。”意思是说,磨成粉屑后制成的食品叫饵不叫糍。饵指糕,糍指饼。拉个证据链如下:《扬

# 落叶飞花入冬来

图文 / 沈一珠



其实,李清照绝对是个女汉子。伊告诉阿拉,何必去怜惜银杏叶漫天飞舞,流落江湖,依看看伊,从来就是一副玉骨冰肌个样子,赛过从来就既未枯萎过。

是个呀,对于大自然里个落叶飞花,阿拉用勿着伤感,只要顺了风风雨雨欣赏伊就好。

再比方讲,辣辣小区绿化个一片个绿里向,一蓬枫叶红得弹眼落睛。早浪买菜回来,立停一歇,拍张照。一个阿婆齐巧走过,伊讲:“真好看哦。”“是呀!”回头朝伊笑笑。

好看物事总归迭能,只要依想要看伊,伊就辣眼门前。

## 【沪语解释】

赛过:好像。  
齐巧:正好。  
立停一歇:站一会儿。  
迭能:这样。

## 闲话闲画

一夜西风舞,满地尽翻黄;晶莹未肯枯,为等白果熟。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只勿过,上海现在秋天勿秋,冬天勿冬,春夏秋冬之间总有点牵丝扳藤分勿清爽。

比方讲,前段辰光,小区里个桂花又开了。不过呢,到底是冬月里了,香气常常是辣一夜冷雨里,逃之夭夭。

比方讲,整个城市有好几天几乎伙拨银杏叶罩辣辣海,辣辣浪向,伊金光锃亮,辣地浪,伊玉骨冰肌。李清照写伊: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勤以为写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格种句子的人,是个整天唉声叹气的小女人,

## 沪语童谣

老早天亮爬起来,头桩事体烧泡饭。隔夜开水隔夜饭,倒进锅里嘟嘟开。依一碗来我一碗,呼啦呼啦吃起来。

腐乳咸菜萝卜干,伙是下饭好小菜。吃饱出门去上班,汤汤水水胃里翻。现在难板吃泡饭,要吃伙是为清淡。

# 吃泡饭

文 / 杨建明

# 考场里个小镜头

文 / 周逸倩

前一抢,我作为评委参加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个面试。考场里有几小镜头实在让我难忘。

“评委老师好!”抬头一望,一个有点驼背、上了点年纪个考生走了进来。我心里嘀咕:介大年纪还来面试,啥额路道经?

面试开始。两个必答题,回答中规中矩。开始试讲,伊个普通话讲得勿大标准,不过,伊辣黑板浪个板书倒邪气认真。试讲结束,我熬勿牢心里个好奇,问伊:“考生,我想问问依,为啥要选择教师迭个职业?”

伊想了一歇,抬起头,轻声细语讲:“我是随军家属,2004年来上海。一直辣学堂里做生活。课堂里交关小囡个家长是外来务工人员,伊拉年纪已经蛮大了,读书既没读几年,有辰光做作业还要我手把手教……”讲到帮搭,伊眼圈红了,停了停,低下头,又讲:“现在形势需要,我有紧迫感,辣学堂里工作个辰光不会老长了,我希望自己能再多做几年,我真个老喜欢小囡。”

“老师好!”一个年轻姑娘走进考场。面试开始,两个必答题,

伊答得蛮好。接下来试讲:“今朝,我上一年级个课文,题目是《画》。”刚刚讲了一歇歇,辣辣生头,伊停下来了。阿拉三个考官伙面面相觑。根据考场规矩,考官勿可以做任何提醒。阿拉只好默默等待。“老师,不好意思,我讲勿下去了。我放弃。”伊挥了挥手,转身离开考场,动作看起来居然还有点潇洒。

我猜伊大概只想弄张教师资格证,好辣辣礼拜六礼拜天出去做家教。

电脑屏幕上又跳出一个名字,看起来居然是一个男同胞。我心里想:啊哟,小学教师一直阴盛阳衰,能看到一个男同胞容易啊。对于迭个考生,我不由有了一点期待感。“老师好!”一个戴眼镜个小小个男生走进考场,开始试讲。可惜伊基本浪就是辣自说自话,完全既没同学生进行互动。我心里向叹了口气。看来,教师迭个职业还真不是随便啥人伙能做。做。

## 沪语中古语

考古发现,中国栽培水稻起源于万余年前;因此中国汉字中含米字旁的字特别多。《康熙字典》中有458个,《现代汉语词典》也有77个。然而,形容米饭煮熟后留在锅釜边底的那些成块成片的东西,上海话中怎么写,却有异议。那个东西普通话叫“锅巴”,上海话叫“饭糍”;同时也被写作饭糕、饭滯、饭乳、饭是、饭仁等;或